

## 一、我有

胡晴堯

清早起來，可沒有賴床的時間，我得迅速的梳洗完畢，以趕上六點半不等人的校車。自考上高中以來，上學已便成一段迢遙的路途。夏天的早晨，我得和太陽一塊起床；到了冬天，我甚至還得披星出門，有時還加上了趕不上車的急迫。上了車小睡片刻，疲倦好像絲毫未減。回家時有時街燈還未亮起，天卻已像潑墨般的黑了，一路上，只有月光伴我指認回家的路。

我曾羨慕那些住在學校附近，可以以預備鈴聲為鬧鐘，七點半滑壘進校門的人。但當我想要求改變時，卻發現自己已習慣在五點半與睡魔搏鬥的掙扎，和在校車上只睡半小時的精準。因此，我有一段嶄新而豐富的上學路。

我發現，趕車的早晨也可以有所不同。睜開眼，感受窗簾縫射入的微弱光線，微涼的空氣中挾帶著淡淡茶香，遠處輕航隊的進場曲響起……其實，我也有個很另類的鬧鐘。坐上家裡的老摩托車，春天的粉蝶、夏日的露珠、秋晨的涼意、冬天冷冽的風，伴我一路同行，在爸爸寬大的背後，我似乎又回到童年，是那備受呵護的小女兒。然後坐上雙層巴士，一路上只有早餐店的蒸籠騰起陣陣白煙，水果店才剛剛拉起鐵門，平日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因安靜而顯得格外寬闊，我在一車同學漸次入睡的沉靜中，看見大街小巷一點一點的甦醒，有時靜靜的凝望也是一種快樂。

傍晚回家，夏天踏著夕陽的腳步，冬天披著滿身的月色，晴天嗅著淡淡柏油路味，雨天跨過行潦川流，望向遠處的下一盞路燈，家的意義在此時顯的格外重要。

晚上，我調好鬧鐘便進入夢鄉，而明天早上，我仍將擁有一段迢遙卻多采多姿的，上學路。

## 二、阿公的日曆

亞卉

年已經過了，我們還沒有把日曆拿回去給阿公。

爸媽每年在年尾時都會去要份日曆，帶回去給住在鄉下的阿公。這次因為諸多雜事耽誤了。

車在房子前面停下來，我望向屋內，看到在屋內坐著的老人，正透過窗戶的老舊玻璃凝視著外面發生的事情。但直到我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進去叫聲「阿公！」時，他仍沒有認出我來。隨後進來的爸爸他倒是馬上就認出來了，移著小碎步走過來，臉上好像還是原來的表情，但周遭的空氣忽然變得鮮明奕奕起來。我環視屋內，一副嶄新的日曆正正的挂在牆壁上，不顯眼的角落還有一份月曆。阿公說因為年就到了還等不到日曆，只好叫親戚去別處拿一份來用。

爸趕快將帶來的日曆拆開呈上。是最普通的那種日曆，薄薄的紙面光滑得像是有層蠟打過、頁面分成上下二半，上面是大大的阿拉伯數字、下面印著大大的工廠名號，怎麼看都與牆上挂的差不多，頂多字大點而已。但阿公看著手上那份日曆，露出笑容，彷彿終於又遇到老朋友似般的開心。

爸將日曆換上，撕掉兩頁。阿公問：「今天二號了嗎？」我看了下原來那份日曆，是二日沒錯。

阿公想為那份換下來的日曆找出路，問我們用不用。阿公愛用日曆更甚於月曆，因為一天撕一張，不會弄錯日期，月曆一張裏有三十、三十一格，要記得今天是哪格這個額外的記憶對老人家來說已經是個負擔，輕微的帕金森症使阿公瞬間即忘眼前事。

有次阿公去領老人年金，辦理人員問他：「阿伯，你不是早上剛來領過了嗎？」「噢，我來領過了嗎？」阿公就又回家了。

我不去多想，阿公撕日曆時，是否也會如此，心裏老惦記著每天要撕日曆，卻忘了自己今天是否已經撕過，所以過不多時再去撕一張，導致到最後還是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夕。其實，今天是何日對個過目即忘的老人家來說，也許不再那麼重要。日曆之於阿公，可能已不在於報日的功用，而是在一切可能將逐漸忘卻的日子裏，陪伴著他履行生命永恒的規律。

### 三、膽石

馮輝岳

玻璃珠滾到床下，我匍匐著身子爬進去找尋，拉扯的蜘蛛網，黏得我一臉都是，玻璃珠沒找著，卻在角落發現一個橢圓的石頭。它，不很大，我的兩掌剛好可以握住，我拿著它到客廳玩，母親看見了，問我石頭打哪兒撿來的。

我說：「床鋪底下啊！」

「唉呀！這是你的膽石哪！怎麼可以拿出來玩？」

聽到母親責備的口氣，我趕緊抱它回房，讓它回到床下的家。它，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卵石，灰褐的外表，布滿細細的坑洞，長得並不怎麼好看，它是我的膽石？我的膽子有這麼大嗎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見叔母替剛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洗澡，才知道石頭怎麼變成膽石的。那天，陽光出奇的暖和，叔母把溫水倒入一個大盆裡，抱起小弟弟坐在盆邊，先試一試水溫，沾一沾水，再拍一拍小弟弟的胸，拍一拍小弟弟的背，輕輕搓洗他的小身子，小弟弟乖乖的浸在盆裡，好像很舒適的樣子。叔母一邊洗一邊念著什麼，洗了一會，只見她一手拿起盆底的石頭，打小弟弟的胸前滾過——其實只是做個樣子，根本沒碰著身體。叔母把小弟弟抱回床上，擦乾他的身子，順手將盆裡撈起的石頭往床下滾去，叔母說那就是小弟弟的膽石，他不會再那麼膽小了。

以後，到同伴家玩，我都要看看他們的床下。在手電筒的照射下，膽石一一現形，每家的床下都有哩！阿海的母親生了七八個小孩，他家的床下布滿大小不一的膽石，我問阿海哪個是他的，他也分不清。我們幾個玩伴中，要算阿貴的膽石最大，好像一個柚子，可是，每次碰到旺伯母的鵝群，跑得最快的都是他；阿坤的膽石小得像雞蛋，但是他敢偷挖順叔的番薯，還敢偷摘杏叔母的橘子。

長大一些，我終於明白膽石的大小，跟膽量沒什麼關係。膽石，代表了母親的愛心，尤其剛出生的嬰兒，小小的聲響，都會帶來驚嚇，鄉間的母親們天真的到河邊找來石頭「做膽」，以為這樣可以增加孩子的膽量。想來，這真是「美麗的迷信」哪。

## 四、討海人

廖鴻基

阿山更年輕，不到三十。他什麼魚都抓，放網、放釣、潛水……他用大部分時間待在海上，好像他擁有可以揮霍的無窮青春和體力。

很少看他穿衣服，不管在海上或是岸上，整個夏天他就只穿一條黑色短褲。他的頭髮像雄的鬚鬣，好像泡了太多海水，老是蓬鬆鬆張舉著。

有一陣子，阿山發現魚販攤子擺著他捕抓的一條魚，魚的售價是他在魚市場拍賣所得的一倍多。阿山他說：「哼——自己來賣。」他去整理了一輛小貨車，學魚販在貨車上糊造一個纖維魚箱，他抓到的魚不再拿去魚市場拍賣，都和碎冰一起裝進這個大箱子裡。車子開到市場路邊，幾個保利龍盒子地上一擺，學著吆喝叫賣起來：「吆——自己抓的，無青免錢」他打赤膊賣魚，曬成赤褐色的皮膚和海水泡太久的頭髮總讓我感覺，他不像個魚販。

生意聽說不錯，但只那麼一陣子後，再看到他時，他貨車上的大魚箱已經拆走。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收攤不再賣魚。

有一次在碼頭卸魚碰到他，他忙著把一簍簍齒鯨從船上搬上碼頭。那天，齒鯨豐收，魚價摔跌到二十元一斤，漁船排隊在碼頭邊搖晃，猶豫著該如何處理滿艙的漁獲。海湧伯叫住阿山：「阿山，擺下去自己賣，又不是沒賣過魚。」

「啊——那要拜託人來買，拜託人的事不適合我啦。」阿山搔著後腦，還是把一簍簍魚籃拖進拍賣場，「二十元就二十元嘛！」他回頭對海湧伯苦笑著。我常常看到他潛水幫別艘船割除攪纏在槳葉上的繩纜，港口的討海人都知道，他只要被拜託從來都是俐落爽快的答應，但是，他硬是不肯低聲下氣拜託岸上的人來買他親手捕抓的魚。聽說他曾經和買魚的人吵了一架，只因為買魚的人嫌他的魚不好。

## 五、潺潺溪流門前過

顏福南

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，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，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，不是忙碌的跫音，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，落葉翩翩點綴，好像走入一幅圖畫。

水遠遠的流過來，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，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，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。溪流的上游，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，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，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白鷺鷥。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，低低的，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。

靜靜的溪水好像〇的果凍，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，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，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。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，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，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，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，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。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，從來不用口語相傳，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。

溪水愛唱歌。清晨露水未乾，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，輕輕走過，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，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，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，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，穿梭在溪邊林間，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，好一場美妙的演奏。

太陽露出了笑臉，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，風也停止了，所有的花兒、小草都靜悄悄的，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，於是，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。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，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，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，陽光穿越溪水，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，哇！魚兒游來了，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。

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，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。我坐了下來，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，沒有人知道，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，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。